

# 想要讀懂作者內心的譯者：施清真

丘美珍 專欄作家



譯者施清真(右)與作家安東尼·馬拉合照。

人物小檔案：

## 施清真

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，哥倫比亞大學大眾傳播碩士，西北大學人際傳播學博士。

曾任教於淡江大學及輔仁大學，現居舊金山，專事翻譯寫作，譯作近40本。  
近期譯作包括《樹冠上》、《烏有》等。

「除了作者之外，沒有人比譯者更了解原作……兩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，一人創作，一人詮釋，為了同一本小說全心付出，難道不是最難得的緣分？」讀到這一段文字，看譯者施清真如何解讀自己的工作，我突然理解了，「緣分」應該是她最珍惜關鍵字之一，不論在工作或自己的人生。

施清真是臺灣知名的英文小說譯者，入行至今，譯作近 40 本，是公認的好手。她是我大學新聞系的學姐，追蹤她的臉書時，我發現她常寫到與作者討論譯稿的軼事，那些真誠而知性的文字，透露出作為譯者的專業與熱情。

我後來知道她是個具有探究 DNA 的譯者，在原作者寫就的文本中，她進行逐字逐句翻譯，一有困惑就想要釐清，想知道究竟作者想表達的全貌是什麼。

所以她毫不遲疑地寫信給作者。在經紀制度完善的英美，通常作者被保護得很好，不會親自處理每一封來函。所以，施清真致函作者的提問，大多是透過版權代理或是經紀人傳達，有的作者會及時回覆，但也有的會石沉大海，毫無動靜。

因為結果難料，所以，一旦接到作者回函時，她沉浸在全心的喜悅中。「除了作者之外，沒有人比譯者更了解原作。有時譯者再三閱讀，甚至讀出連作者都沒想到的意涵。」她曾經這樣寫出自己的領悟，並且更加相信自己所做的，是一份美好的專業。

與幾位知名作者的交流，讓她看到寫作是用

文字展現的一種手工藝 (craft)，不需要太熱衷經營世間的聲譽。只要專注而安靜地伏案桌前，逐字寫下屬於心裡那個故事的字句，以作品來面見世人，無需太多解釋，就已經完成人間的交流。

也許對她來說，翻譯也是如此。她幫助讀者讀懂作者內心想說的那個故事，一本數百頁的原文小說，也許要花上半年一年。但是，在成功地跨越語言障礙，完成文字的解密任務之後，這一切辛苦，似乎都值得了！

以下是施清真的專訪。

**您是如何開始譯者生涯？中間經歷過那些修煉呢？**

我結婚後辭掉在臺灣的教職，來到美國。那時剛好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在譯書，她就把我介紹給天下文化出版社，所以，剛開始當譯者時，我譯了兩三本勵志書。

不過，後來我發現自己並不喜歡勵志書籍，看了一點感覺都沒有。之後我因緣際會幫《中國時報》開卷版寫美國的書訊和專題，介紹新書。那時候開卷版可以多到兩版三版，甚至到四版，我的書訊就是其中一個專欄，每週介紹美國的新書，文學或非文學都有，但大部分是文學的新書。

那時在中時開卷版工作的李金蓮，介紹了在時報出版工作的葉美瑤主編跟我認識。我在開卷寫的書訊被美瑤看到之後，她問我：「你要不要試試來翻譯小說？」我就問：「你信任我嗎？」

因為我以前沒有譯過小說。她說你就試試看，所以就這樣開始。

第一本幫時報譯的書是《接骨師的女兒》，第二本就是《蘇西的世界》，到現在大家都還記得這本書。這樣起頭後，陸續有其他出版社來找我。後來美瑤離開時報自己出去創立新經典文化，我也幫她們譯過一本克莉絲汀·漢娜（Kristin Hannah）的暢銷小說《夜鶯》，我至今一直跟美瑤維持朋友的關係。在出版圈一旦認識一些人，就會點線面連結認識其他人。

**作為一個小說譯者，長篇小說一本動輒數十萬字，必須投入很長的工作時間。您如何取捨自己想翻的書呢？**

剛開始入行當譯者時，有機會接到書就譯，那時各類的書，我都會試試看，不限於小說。這樣慢慢有基礎之後，就可以發現自己比較喜歡什麼樣類型的書，對什麼樣的書比較有把握跟感覺，這個是累積經驗的結果。

選擇的重點，就是跟你這個書對不對味。長篇小說可能要翻幾個月，有時甚至是一年。光是憑感覺選書，很難準確。所以我的作法就是，如果我看到自己喜歡的英文書，有時候會直接推薦書給我的編輯，看看他們是否喜歡。如果他們覺得可以，那最好，因為那是我想要做的書。

不然就是，編輯簽到書以後，問我的意願，我就會看看這個作者是不是我熟悉的。然後我先讀書評，大概知道這書在說什麼，之後看書稿。如果讀了五十頁我還進不去作者的世界，沒有感

覺，我就不做，不然會很痛苦。因為，如果我自己都沒辦法讀下去，我怎麼可能譯出一本讓大家都想讀下去的書。

當然，如果長期來看，一、二十年下來，我們閱讀跟挑書的品味，也可能會變。就像讀者會喜歡某一類型的小說，譯者也一樣。因為譯者的前身也是讀者。

**您翻譯過數十本書，至今譯過最困難的書是哪一本呢？**

《遺愛基列》這本書譯得非常辛苦。

這本書是九歌旗下的天培出版社來找我，問我想不想譯這本書。作者瑪莉蓮·羅賓遜（Marilynne Robinson）是文學大家，這本書也拿到普立茲獎，那時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譯普立茲獎的作品，我當然說好啊。

當初我看原文書稿的時候，覺得文字很美，譯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，但一開始譯，問題就來了：因為作者的文字太漂亮、太精簡，要如何用中文來傳達呢？

另外一個問題就是，這書裡面的宗教意涵太多，太強烈。我不是基督教徒，在當時網際網路上的資料還不是那麼多，所以書裡有很多宗教性的部分，我會卡住，而且不停地卡住。

書裡面用的隱喻，放在一個宗教的情境裡面，只看中文是看不出來的。即使把《聖經》的經文譯出來之後，我還是沒辦法對照到書裡面的含意，所以這個書譯得很痛苦，幾乎讓我譯出焦慮症。那時候又沒有很多這類翻譯的經驗，真的

是硬著頭皮把它譯完。

《遺愛基列》出版之後，以這個故事為主軸，又發展出三部小說，成為《遺愛基列》四部曲。後來天培沒有再繼續出，這系列換到另外一個出版社去，也換了另外一個譯者。可是就算是再找我譯，我也不敢接。因為對我來說，宗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領域，我比較沒辦法體會。

另外就是妮可·克勞斯 (Nicole Krauss) 的作品。從《愛的歷史》(The history of love) 之後，她越來越深入於猶太的神學跟玄學，所以，我開始譯她的新作《烏有》(Forest Dark) 的時候就很頭痛。因為，作者整個世界觀和感情觀都在跟宗教有關的領域打轉。體會猶太的玄學跟神學，才能更深入文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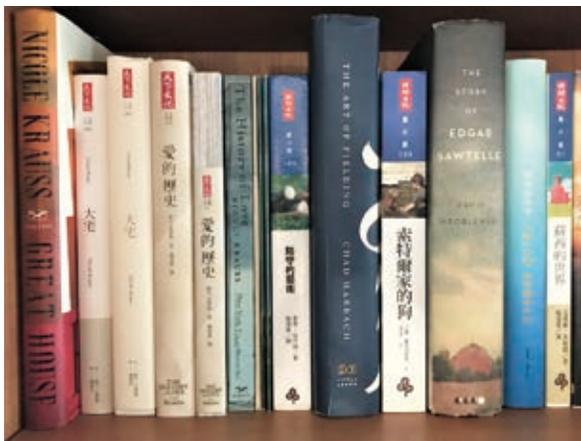
碰到這樣的問題時，要怎麼解決呢？靠大量閱讀，或者去跟作者溝通。其實跟作者溝通也不見得能溝通出結果，因為像這樣的狀況，已經不是字面上的問題，而是「作者在想什麼」，這一

定是要跟作者坐下來當面談。但你看，哪一個譯者能有這樣的機會跟作者深入的訪談？很難。

過去看到您的臉書有跟作者互動的機會，請問這是怎樣促成的呢？

我覺得是緣分。我住在舊金山，在這裡的好處就是，很多作者在疫情前都會到這裡簽書，跟他們見到面的機會比較多。如果是我的作者要來簽書，我都會盡量去跟他們見個面，因為見面三分情，以後如果要跟他們溝通時，他們可能會比較願意跟我配合。有幾個作者見了面之後，我們會寫電子郵件聯絡，有些純粹是公事，但有幾個作者就比較能夠互相了解，會變成朋友。這個是我的幸運的地方。

例如我認識兩個名為安東尼的作者，一個是寫《生命如不朽繁星》的那個安東尼·馬拉 (Anthony Marra)。另一個是寫《拾貝人》的安東尼·杜爾 (Anthony Doerr)。



施清真譯作。



我覺得這個就是緣分，然後，也要看作者對他們自己譯作重視的程度。像杜爾，他的書賣了二、三十國的譯本，他其實沒有必要每個譯者都親自去解釋。

那一次翻譯到杜爾的書，有不解的部份。於是我彙整問題，附上簡短的自我介紹，透過版權代理與經紀人，致函杜爾。兩星期之後，杜爾回函，洋洋灑灑，文長三頁，逐一釋疑，同時懇切致謝，附上私人電郵地址，請我隨時跟他聯絡。讓我心裡充滿歡喜和感激。

今年出版新書《樹冠上》的理察·鮑爾斯（Richard Powers）也是一樣。他整套作品都已經在國外不知道翻了多少譯本，所以他真的沒有必要去在乎一個臺灣來的譯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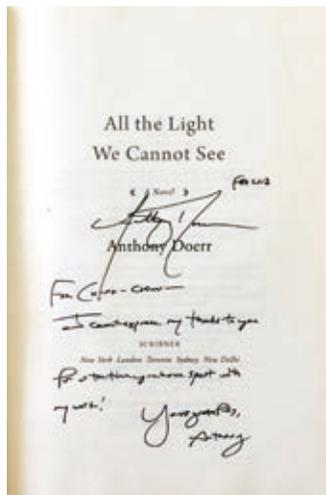
但我覺得，他們對自己的作品都非常的認真，當他碰到一個對他們作品也同樣認真的譯

者，也許會被打動，也許會覺得開心。當然，也有作者是出了書就放手了，有譯者來問問題，也不太回應，我也碰到過這樣的作者。所以，其實什麼樣的人都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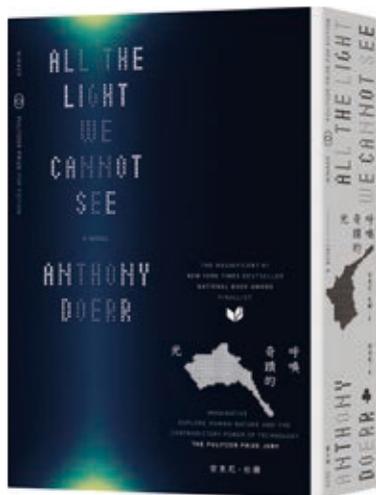
踏入翻譯這行已經超過 20 年，我始終認為作者和譯者之間存有一種特殊的聯繫。閱讀是一回事，翻譯又是一回事；前者賞析，後者深究。譯者不但是個讀者，更是一個字字鑽研的詮釋者。人物、情節、敘事，這些都只是開頭，韻味、氛圍、意境，這些才是考驗。因此，譯者必須細讀、詳讀、研讀原作，希冀一探作者的內心。

譯者跟作者之間，除了請益文本或討論文字方面的東西之外，在您的印象裡，有沒有哪些漸進的、互相理解的過程，是讓您印象深刻的？

我跟馬拉就是有趣的緣分。當初翻譯他的書



《呼喚奇蹟的光》作者安東尼·杜爾致譯者簽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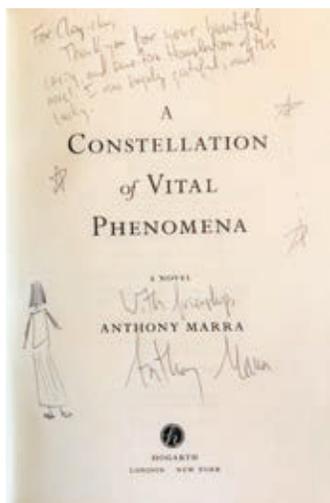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呼喚奇蹟的光》作者與譯者透過電子郵件討論譯文。

時，我發現他就住在舊金山灣區，跟我隔著一個海灣，距離我居住的地方不到 20 分鐘車程。於是我透過臉書跟他聯絡，隔天就收到回覆，約定見面商討譯稿。入行多年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當面跟作者請益。

常常聊天，見面三分情之後，一定跟寫電子郵件會有不一樣的情分。再加上 2015 年他曾應邀到臺灣參加國際書展，我那時也在臺灣，所以他跟我跟嘉世強（時報出版副總編輯）一起混了三、四天，我們還一起帶他去九份。我還記得那天他對九份的古樸街景、山海交錯的奇觀十分驚豔，轉頭跟我說：「我該怎樣把九份寫入我的小說？」

之後我們都回到美國，有時他就會到我們家吃飯，他的女朋友（現在是他太太）跟我先生也很熟，所以我們就真的變成無話不談的朋友。



《生命如不朽繁星》作者安東尼·馬拉致譯者簽名。

馬拉很年輕（1984 年生），三十幾歲而已，所以我們的互動比較像朋友。另一位鮑爾斯（1957 年生）超過六十歲，我覺得他是長者、前輩，我們的互動就不太一樣。

鮑爾斯跟我是寫 email 建立出來的交情，我透過 email 問他問題，然後他回答。當然，我們也見過一次面，這也有某種程度的幫助，我也希望將來能夠再跟他見面。

您跟這幾個作者交流的過程裡面，有沒有看到什麼共通點，比如說：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變成一個好作者？

我覺得他們對事情的觀察，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。他們轉化現實情景的能力，非常不凡。

另外，這幾位作者都不是外向的人，他們不會常常去上 IG，或到不同地方去參加很多活動。



《生命如不朽繁星》開啟譯者與作者情誼。

他們就是關起門來靜靜寫東西，對他們來說，寫作就是他們的生活跟生命，不花俏，就是寫，這是讓我非常感佩的一點。如果說寫作是一種技藝（craft），他們都花了時間用心雕琢。

這三個作家剛好就代表三個年齡層，鮑爾斯是六十歲世代，杜爾是四十歲世代，馬拉是三十歲世代，所以是分屬三個不同世代的作者，因此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也不太相同。但相同的一點是，他們都屬於那種不會在外面說嘴的作家，除了新書宣傳，一定要去外面說一說，平常他們不太露臉，就是關起門來一直寫。

所以對他們來說，閉門寫作是生活裡面的常態，只有在必須的時候，才參與這個社會。

即使鮑爾斯的新作《樹冠上》，被稱為是生態小說的代表作，他也很少針對環保的議題發言。身為作家，他們認為「只要透過我的書，就能了解我」，不用去外面呼籲什麼，他們的工作就是說故事，把故事說好就能感動人，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。作為他們的譯者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他們書裡的意思傳達出來，讓中文的讀者感受到他們的心意，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，我就覺得可以了。

鮑爾斯會寫《樹冠上》，是因為當時他在史丹佛大學教書，附近有一片非常壯闊的紅杉林，有一次他騎腳踏車去那邊造訪，深受感動。他開始去讀紅杉的故事，才知道一百年前，整個美國的西北部都是紅杉林，但現在只剩百分之三，都被人類砍光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人類要造鐵路、要造房子。之後，他開始去讀其他相關的書，開始

想寫一本關於樹的小說。他說，本來在這本書裡他只想寫樹，連人都不想寫，但後來想想，如果沒有人，你叫大家看什麼呢？所以他後來重新再寫一版，把人物加進去，跟樹做連結。

**每個語言都有特別的文化背景，在譯書時，有什麼令您印象深刻的插曲嗎？**

有時候去跟作者聊一下「其他譯者問他們什麼問題」，是很有趣的事。馬拉跟我提過，北歐某個國家的譯者，他們對於禦寒的「毛毯」有一組特別的說法，所以，譯者就一直追問他，是哪種毛毯。但馬拉說，他也不懂那國的語文，所以也說不出所以然。

另外，我在翻譯奇瑪曼達·阿迪契（Chimamanda Ngozi Adichie）的《美國佬》那本書時，很困擾的一點就是頭髮。我們東方人大多是直髮，但非洲人的髮質跟我們不同，是捲髮，他們可以把頭髮綁成各種不同的辮子，細的或粗的；如果經濟不錯的，可以負擔燙髮費用的，可能就會燙直，跟美國白人一樣。所以頭髮就變成他們的一種宣示，成為種族議題的一部分，頭髮可以帶給他人什麼樣的想法，裡面就有故事。

但這譯起來就非常頭痛，因為這種非洲式的捲髮，中文可能就是統一稱為「雷鬼辮」，但雷鬼辮在英文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和綁法，長的短的粗的細的，如果看 YouTube 影片，上面都有教你怎麼編，變化很多，也可以接髮把它接得長長的，這我以前都不曉得。

就像中文對親屬的稱謂很講究。記得我在譯



手作的日常  
：播種人的手繪日記

早川由美 著；小米呆 譯

典藏藝術家庭 / 11004/263 面 / 21 公分 / 48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9057820/861

手作的日常，是創作也是生活！本書是作者的創意手繪生活日誌，以春夏秋冬 24 節氣為脈絡，分享一家人和自然共生的山野日常與自然、土地、宇宙萬物共生共存的簡單與美好，在在傳遞著手作人的喜悅與快樂。書中獨創的美味食譜、布藝作法、祛寒指南……搭配近 100 張可愛的原創手繪圖和照片，暖心暖胃又健康，為讀者展現了「另一種生活」樣貌，是在城市的你我也能效仿的日式山居生活。（典藏藝術家庭）



成為洞穴  
（特殊裝幀圖文畫冊）

川貝母 著

大塊文化 / 11006/192 面 / 25 公分 / 1600 元 / 精裝  
ISBN 9789865549923/863

書中的每一幅圖、每一篇文，乍看之下是各自獨立的故事，但讀者漸漸在閱讀過程中建立起關於「洞穴」的宇宙觀——「洞穴」是抽象與具象、心靈與表象的結合，不同的主角有不同的故事。有些洞穴是通往心靈的通道；有些洞穴映照了主角的夢境；有些洞穴是祕密，主角忙著掩飾；有些角色則深入洞穴，卻造成了無法收拾的後果。川貝母書寫到後幾乎無法停筆，彷彿開通了某個蟲洞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，抓住了薛丁格的貓——魔幻、繁複，充滿想像與詩意。（大塊文化）

語言／文學



反派的戀愛之路

陌穎 著

要有光 / 11005/245 面 / 21 公分 / 31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692698/863

即使我被認定是那位破壞別人幸福的反派、被指指點點，我仍想守住關馳赫的心。而我從未想過，自己能夠撕開反派的標籤，扮演父母離異後，分居多年的雙胞胎姊姊裴妮淵的角色，像女主角般享受同儕的愛戴。更沒想過，暗戀對象關馳赫竟是姊姊的男朋友……一個不被祝福的反派，戀愛之路該往哪個方向前進呢？（要有光）

語言／文學

語言／文學



知識、技藝與  
身體美學  
：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  
析論

陳伯軒 著

元華文創 / 11001/273 面 / 23 公分 / 46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7111913/863

本書主題是從臺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作品，了解原住民如何認識這個生活世界。本書之所以將「知識／姿勢」、「記憶／技藝」串流討論，於意識到拓展或鬆動「知識」的義界，而不把「知識」視為某些特定的概念素材，而是承認一種「行動中的認識能力」。（元華文創）

語言／文學

《羅馬四季》的時候，我第一個問作者杜爾的問題就是：「書裡的雙胞胎兄弟誰先出生？」。因為在英文裡，可以統稱兄弟（brothers），但中文裡，卻一定要分出是哥哥或弟弟。

杜爾聽到我的問題覺得很有趣，他從來不知道中文對於兄弟的稱謂是不一樣的，所以最後他為我解謎，書裡的雙胞胎哥哥比弟弟早出生 90 秒！

我也會常問作者，你所謂的 uncle 是指哪一邊的？我們一定會問，因為是叔叔還是伯伯還是舅舅，這個不能混淆。我記得馬拉就被問倒了啊，他說這有差嗎？我說這絕對有差，所以他就說：「那我就姑且講一講好了。」因為對他來說，這些設定，不是他那本小說重要的一部分。

這些都是文化的細節。像日本有敬語，那對譯者來說，小說人物關係不同，敬語不一樣，譯法就不同，所以很有趣。

### 翻譯的工作過程中，讓您印象最深刻的書？

在譯《遺愛基列》這本書時，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得了腦瘤，翻書已經卡住了，然後我最要好的朋友又突然間生了重病，這整個譯書的過程讓我有雙重的難過。

另外，我翻譯《我們一無所有》時（馬拉繼《生命如不朽繁星》的下一本），這書譯到一半的時候，我爸爸突然去世了。這本書譯得很順利，但爸爸去世是個很大的打擊，所以後來譯書對我來說，反而可以讓我逃離現實，當我一進去書裡的世界，就可以暫時把我對爸爸的思念擺在

一邊。

### 現在回頭來看，您自己翻譯選書的喜好是怎樣的呢？

我喜歡讀新作者的作品，因為這是文壇的新面孔、新思維，會讓我充滿好奇。因此才會認識馬拉，我好奇為什麼一個作者會想要寫車臣的故事。

因為我不是英美文學出身，所以如果有人找我譯經典文學，例如說《白鯨記》，或《大亨小傳》，或《傲慢與偏見》，這我都不敢接，因為這不是我的本行。

我比較喜歡譯的是當代新作家的作品，因為我覺得比較能夠掌握他們想表達的內容。

### 這樣看來，即使是身為譯者，您仍然保有大學時代記者訓練的好奇心？

如果一直都在做自己已知的事，那樣比較沒有風險，但生活就不會那麼有趣。特別是過去這一兩年，因為疫情，我的生活只會侷限在某一個地方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如果不靠著想像力、不倚賴閱讀跳出這個框框，永遠都會在同樣的地方打轉。這沒有什麼對錯，但我只覺得應該看看不一樣的東西，這會讓我覺得有趣，引發好奇。

### 您有譯者的典範或心法嗎？

譯者的話，我很佩服李靜宜。靜宜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我覺得她對於翻譯呈現出來的樣貌，跟我的想法很像，就是「要讓讀者覺得讀起來像中

文」。

如果是我景仰的譯者，就是何穎怡。我覺得她願意接受挑戰的能力比我更高，她願意去接更難譯的書，甚至是，我覺得不可能譯出來的書，這點讓我非常敬佩。

對於譯稿的工序，通常譯完初稿之後，我會做三次的修訂。第一次修訂就是看原書對照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差異，有沒有漏掉。第二次跟第三次就純粹以讀者角度來讀，假想如果我就是一個中文讀者，這樣讀起來像不像中文？如果不是的話，那就必須要再修整。但前提是，所有的文句一定要回歸到文本，絕對不能背離作者的原意（voice）。所以，如何把作者的意思跟他的聲音傳達出來，變成中文，讓中文的讀者讀起來覺得很順、進得去，我覺得這就是譯者的挑戰。

我覺得翻譯跟創作一樣，是主觀的。我譯出來的東西，對某部分的人來說很漂亮好讀，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，可能就覺得很文謔謔，但我能怎麼辦？我只能做到說，至少它讀起來不像英文，對照原文意思也近似，這樣我就覺得可以勉強打六十分，以這個為起點，然後之後再修整。

**對於自己「翻譯這個作品需要多久時間」，您是怎麼估算的呢？**

先看原文書稿，看到差不多五、六十頁時，應該可以進入情況，這樣就可以理解這個作者的語調或主題，據此估算譯成初稿大概需要多少時間。

如果初稿估計要譯四個月，我會再加一個半

月到兩個月的時間做修改，大致如此。所以我一年頂多譯兩本，因為一譯就是幾十萬字，像《樹冠上》我就譯了一年。我們就像在做手工藝，慢慢做。有時候朋友就會問：你最近都在幹嘛，都沒看到你有任何作品出來？我就很生氣，因為這種事急不來。你把譯完的書稿交給編輯，編輯也不一定立刻處理，因為他可能有其他考量。

**如果不是以譯者身分，而是以讀者身分選書，您有沒有特別欣賞哪一個類型的作品或哪一個作者呢？**

這會隨著時間而變化。一開始我比較注重故事，情節要懸疑、緊張、引人入勝。隨著我英文程度的進步，我慢慢會重視作者如何寫情、寫景、寫人物，開始欣賞文字的美感。

不論是譯書或讀書，我喜歡不要太意識流的作品，不要一直都是角色心裡的念頭，而是要有故事的層次。例如我很喜歡故事中有三、四個敘述者，他們彼此看法不同，讀者可以從角色的敘述裡，把整個故事拼出來，拼完之後就會覺得說：「哇，居然是這樣！」

**身為譯者，您有固定的作息嗎？**

大概就是早上八點多工作到十二點多，下午散散步休息一下，繼續工作。然後下午四、五點就準備休息，因為先生下班回來，我要開始講英文，語境轉換，就沒辦法繼續翻譯了。

有時候他回來，我整個人還陷在中文裡面，看到他就會發呆。他後來也習慣這樣的我，就會

說：「啊！你又卡住了！」。要嘛，就是他躲到旁邊去，或者把我拉出去散步。

過去這一年他在家上班，剛開始他會不停地來問我：「你要不要喝咖啡啊」、「你要不要什麼……」我就會說不要不要，因為不想講話，進到書裡的語句之後，不想被打擾。後來我就把門掩上，這樣他就知道不能進來。

### 您認為 AI（人工智慧）翻譯會成為譯者的威脅嗎？

我覺得不會。因為語言是非常精妙的，有時候我們用 Google 翻譯就會覺得很好笑，翻譯出來整個不知道什麼意思。但機器翻譯會越來越進步是真的，如果哪一天真的機器人能夠取代我，那我也就認了。

### 請給想要擔任譯者的人一些建議

中文一定要好，一定要比英文好，英文好當然重要，但這不是譯者的最重要條件。然後要多讀書，多讀中文書，這個非常重要，因為你譯出來的作品就是中文。

另外就是願意反覆修改作品。我不靠翻譯養家，所以我不用擔心時間的問題，我碰到的編輯通常也不太會逼我。如果他要逼我提早交稿，我就不會想要合作。所以在接譯一本書之前，都要把這些事情先說清楚。稿費不是最重要的，但如果他時間上不能配合的話，就不用再談下去了。這點倒是我很幸運，我碰到的編輯都很尊重我的時間表。

### 翻譯對您來說，意味著什麼呢？

對我而言，翻譯是閱讀的延伸，讓我更深入作品。翻譯也讓我對文字更有感覺，更知道如何賞析中文與英文的精妙。譯者比一般讀者更能潛入作者的內心，我覺得這是很難得、很幸福的事。

本文圖片來源：施清真／時報出版提供。

#### 延伸閱讀

1. 安東尼·杜爾 (Anthony Doerr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呼喚奇蹟的光》(*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7)。
2. 安東尼·杜爾 (Anthony Doerr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拾貝人》(*The Shell Collector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8)。
3. 安東尼·杜爾 (Anthony Doerr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羅馬四季》(*Four Seasons in Rome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7)。
4. 安東尼·馬拉 (Anthony Marra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生命如不朽繁星》(*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: A Novel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4)。
5. 安東尼·馬拉 (Anthony Marra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我們一無所有》(*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7)。
6. 艾莉絲·希柏德 (Alice Sebold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蘇西的世界》(*The Lovely Bones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10)。
7. 妮可·克勞斯 (Nicole Krauss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烏有》(*Forest Dark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20)。
8. 理察·鮑爾斯 (Richard Powers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樹冠上》(*The Overstory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21)。
9. 瑪莉蓮·羅賓遜 (Marilynne Robinson) 著；施清真譯。《遺愛基列》(*Gilead*) (臺北市：天培文化，2006)。
10. 譚恩美著；施清真譯。《接骨師的女兒》(*The bonesetter's daughter*) (臺北市：時報出版，2002)。



緝毒犬與檢疫貓  
：獸人推理系列

沙承種·克狼 著

要有光 / 11004 / 194 面 / 21 公分 / 27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6992681 / 863

前所未見的正宗奇幻推理——第四屆野萃文學誌徵文首獎、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入圍合輯·以出場角色皆為「獸人」的獨特世界觀向您提出一個個不可能犯罪的燒腦挑戰！憑著過人的天賦，塔里曼跟貝利成了機場內最特別的緝毒犬與檢疫貓，就連機場疑似發生竊案之時，長官都想借重牠們的力量來抓到竊賊，但現場不但是設有鐵窗的密室，也沒有遺留可疑的氣味……（要有光）



誰說殺手不可以  
談戀愛

摸西摸西 著

要有光 / 11002 / 276 面 / 21 公分 / 35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6992629 / 863

或許沒有愛就不會有悲傷，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去而心痛流淚，身處槍林彈雨的世界裡，不存在所謂的愛情，只有無止盡的殺戮……最耀眼的舞蹈新星與頂尖的傳奇殺手，攜手交織浪漫的都會愛情故事。每一次的生死關頭，只想拼命守護妳，就算與全世界為敵也在所不惜！（要有光）

語言／文學



人魚能不能上岸

李苓 著

釀出版 / 11003 / 233 面 / 21 公分 / 30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4454532 / 863

陳紫潔在原生家庭缺愛，遭遇同學霸凌時教師無心幫忙，終於迫使她離家出走。過往總是傾聽她內心苦悶的網友 WEN 姊，出手將她帶到臺東海邊藏匿，紫潔獲得心靈上的平靜。但她不曉得 WEN 姊藏在美麗外表下的祕密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任性會對家人與 WEN 姊帶來巨大的影響，就此改變自己與他人的人生……家庭教育功能低落 VS 認同危機自我探索——改編自真實事件，探討臺灣社會問題，榮獲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！（釀出版）

語言／文學

語言／文學



后翼棄兵

沃爾特·特維斯 著；呂玉嬋·陳英陽 譯

皇冠 / 11004 / 335 面 / 21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3336952 / 874

「后翼棄兵」是一種古老的西洋棋開局法，執白子者為了取得優勢，會先犧牲一個兵……貝絲·哈蒙的人生，也是從當「棄子」開始，8 歲那年，她一夕之間失去了父母，住進了肯塔基州的育幼院，個性內向的她一直難以適應團體生活。院方為了約束孩子們的行為，不惜給予鎮靜劑，貝絲也因此藥物成癮。誰都沒有料到，這個小女孩竟然是西洋棋天才：從第一場棋局開始，她感受到自己的思路變得清晰，隨著棋藝精進，貝絲也首度嘗到勝利的滋味……（皇冠）

語言／文學